



紫薇詩話



宋東萊呂本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
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
用生兒作劉秀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
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

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
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占星聚一宿
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
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
溪堂春水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塵安步從來
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

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
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
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
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雲映連水羅翠屏
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僊靈文蕭采鸞
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公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他年

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
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
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嘗無絃太令舊
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牀供晝眠

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澗明等句精確可喜

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文以道說之皆以
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
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
人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
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衆

人求生西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
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
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
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
不能守其圖者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
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

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
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
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
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
鷄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
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

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
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
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
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
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
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
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
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
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
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浙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
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
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
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

始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
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
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
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
三明却報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
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
操爲僧名如璧始詩之識也

吳春卿叅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
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
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
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
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
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常
時稱誦之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
大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
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
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水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
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
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
殊不爲囑禮一日就設聽召子固作大排唯賓

主二人亦不足一談也旣而召子固於書室謂
子固曰人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
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
終不可其意廼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
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
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
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

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
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
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操遊德操更輕賤
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於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
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阮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
有士子方行觀歎曰統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從叔叔異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
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歎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
具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唯有酢叔異應
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
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
人老釣綸中晚歲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

底謾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居真州船塲晁以道

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

公云鳳老不行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

數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

日誰言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

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歟

却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潮生明

月初淚拖讐北客別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

泣日漣如

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

止叔沼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

諸人凡九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

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

入風騷

崇寧初榮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往生

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
足今年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
回刺史車剽與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
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
與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問皆來訪公每晨興
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
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弟子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
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
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
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
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
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
蜃穴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
椽嘗從公出遊以職事遽歸遺公詩云雨綠霜

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
一檄呼歸亦可憐公甚稱之

李方叔薦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闈走馬天
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
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
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質表
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

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闡須知養病不如閑竹
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鶯
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
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
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
柳外陰中簷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

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

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歎曰潘十後來

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

還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離持

酒對山谷居斯舉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何

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

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哇吟高秀實深

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

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

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

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

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

絲硯同時書画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
 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
 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
 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眾人後得李
 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嘗飄瓦盡日靈風不
 滿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
 一夜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

公社故流轉至今耶

案此條上有脫文

吳正獻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

晶宮吳正獻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

用人才之盛歎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個好人

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

案水晶宮下當有脫文
吳正獻三字當衍

正獻作相詩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獻夫人輓
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
詩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
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
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
也

輓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

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愬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

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

年九日風前帽北客李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

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

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

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牀老弟兄亦佳

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
 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
 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公均父每諷
 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書卷後
 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
 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

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
 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
 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
 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
 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
 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為中丞時官
 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温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

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焜煌之冊書

啓事乃中子京作

孫廣伯術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寒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學也

朱吳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

後赴舉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
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
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稱成
毛義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
教子以子問學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
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榮陽公嘗寄公
詩有久矣捭衣闕過庭之句

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釜星晚雜出雨脚晨可
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晏坐黌堂一事無居
官蕭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
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
冒雨時見數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
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榮陽公問學予爲濟主簿夷仲

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
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
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
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
尼真弟子須參達摩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
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
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
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
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
官爲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
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
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
其人應聲對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

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向見秦少游予正獻公投卷詩云雨
砌墮危芳風輕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
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
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罇鍾文卷卷
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
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

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
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
其神驚以思用盍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
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賓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
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
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

叔先生嘗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些英氣
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
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
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旣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
舊德倍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
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
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忠大義

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
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
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間有執
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
領西臺在於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
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鄙吝積
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

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丈道孚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遊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

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
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
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點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
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
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云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
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

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
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
政守訥以詩寄滎陽公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
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跋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
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
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
 學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
 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
 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
 涼時夜有愁人歎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
 邇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

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
 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
 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
 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
 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
 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手詔改寺城外王震蔡
 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
 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

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
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
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
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
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
代書村童卽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
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
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寢西山結草
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
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師改知穎州過曹南省榮
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蛟
蜃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廬鞭紹聖間調
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
孤城號秭歸之句

紫微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
之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豫章而
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為法嗣蓋以楊師
豫章也又作友規集序論學詩當後活法極
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
作似未能照彼之紫微公自道了湖南毛晉

識

紫微詩話

終

石林詩話

宋建康葉少蘊夢得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
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
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
聲藉甚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
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

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已匹馬入蜀
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
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
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
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復當國亦屢謔之雖每
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東京轉運
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時相姓名

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
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
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
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
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益記前事且以
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
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

石村言言 二
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
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
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
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
雲最深處試馮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
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
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
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
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
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
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
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
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
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惡之而
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

春深其數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一小山高下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瀆水今瑞光寺卽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旣死其後不能保

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
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
攷之若輕櫜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
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
云名譽子貞^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
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
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只今集中兩
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丸藥流鸞
轉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
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
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薛肇明
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得
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
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

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峴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

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真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惜爲身累音食肉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不可策杖往來

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渙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二百斛

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遇寒新水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渙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畫船載

石村詩言 七
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濕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
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
之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
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
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卽
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
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爲

爲所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
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唯賦詩唱
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
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
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
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名縝自樞密院都
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

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澤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嬾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壽輦至神宗卽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珠鞮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

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
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
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
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
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
滿羸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
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

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
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
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悄悄人不
寐臥聽羸馬齧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
齧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
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
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逆旅

聞傍舍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

知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危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
伶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

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
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
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
詩也

蜀人君翼黃魯直黔中時從遊最久嘗言見魯直
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
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
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

坐圖書出水作夜窓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
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
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
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
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
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

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
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與江天
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
世王荆公新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青
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
皆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
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

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懣
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鉞山四句則入頭不
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懣羅帶割愁劔鉞之
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嘗使人以
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
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
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

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螭本世傳爲摩詰所作未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

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

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
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官亦已至矣然始皆
有願爲圖中之遊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
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
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
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
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
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高其
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
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
開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
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
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
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溼衣尚可想見
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

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
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
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
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
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闢湊之迹蘇子瞻嘗
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月已
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

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戌戌巳月移松影

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
時聞西方有警事邂逅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
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
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
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
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
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槐花

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水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乞爲治

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一廳

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日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

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櫟枯楠四詩皆與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鵬行同意枯櫟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楠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貞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頃見晁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

張文潛云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
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
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
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
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
紀信不留飛張良自媿樵蘇則爲愜爪李斯可
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嶽負口

口歛積志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
晚口丹霞異澗谷永不諼山川景梁與無累頗
符生學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
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人文章之變殆無遺
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
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製也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康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
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

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
愚民盜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
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
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
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
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
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
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似笙簧易鼓吹不礙其
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
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
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
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跌以爲語病謂龜跌不
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
東南多墓山上碑亭柱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

平地則下視之龜跌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曰平時設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子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斑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

人靖深超然不櫻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
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
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
退而與賓客亦言多以時事爲譏諍同極以爲
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
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
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
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
疾愈卽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監召旣到闕以
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
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
歸覲後疏恩高閣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
槩謔詢辯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
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
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余讀文類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謂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玫瑰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

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旣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之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工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此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

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
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
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
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
判以死旣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
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
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

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旣登第
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議刺元豐初始爲
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幸復知
處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
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
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解歎蚬蟻
據漢書牖廁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

可顛倒用魯直啜美不如放廢樂羊終愧巴西
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畱一絕句於驛亭曰沙
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
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
所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
下旣聞之遂以林下客謂公爲已發且有稱快
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
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
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
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
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
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
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
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

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
不知意與境會言其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
爲已語絲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
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
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
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
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

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真定旣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
真定高陽爲四路 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
公自鄆州徙鎮各大興方略 無不自親嘗有

題養貞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
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圍號
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幕府以詩
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

丞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
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爲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控
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
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卽起捉其驥一
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
卽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
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音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

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
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
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
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
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
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旣覺而雨大作翌
日遣中貴人尋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

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像彷彿卽迎入內視之
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辜
霖雨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口
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
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
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
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
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神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
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
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
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顥宅在
阿蘭若婁約身隨窄楮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
此意嘗有人向公稱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
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
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焦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
百尺竿頭裏裏身足騰跟挂駭傷人漢陰有叟
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
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
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
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
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自身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

至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
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
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却因
擊登聞鼓院繳景脩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
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
卽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
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
名比景修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云命矣大觀

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
千篇大父元祐間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修嘗
以詩寄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
有神僊處閑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
新種竹尋仙想見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鬚
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
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

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
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鷄
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
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
與百官待門於仗舍時秩已衰寒甚不可忍喟
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凍殺潁
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鷄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

未必能盡知也。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於六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蘗西陂水漫流，蘆葦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謾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已學，乃知文字淵

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涵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花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闐然觀

人喜傲謔然此句實迫於趨韻未必有意也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隣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可惜中霄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高麗人

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計日卽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畱觀殿試故旂及上巳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旣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繖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實故物其家世傳以爲寶今以爲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別云泣涕汎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高麗使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摸

傲士夫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難言者

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旣是卽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猶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攀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

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劉輪於其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鍾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鍾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瞋

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

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
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
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
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
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
偏持於私第呈押旣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
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

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駐輦環視久之時張
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
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
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
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
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
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
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

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
法所至脩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
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
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
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
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
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

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
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
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善之晚年作漁家
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卽使澹歌之然澹使酒
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
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
約日祝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
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

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云
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
獨難蓋荆公事也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
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爲工王翰林元之爲長洲
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
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
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

公公卽戲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
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
吟詩

至和嘉祐間塲屋舉子爲文尚奇澁讀或不能成
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
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
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
文忠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

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
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
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時傳遂闕然以
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以言五星自
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配語自是禮闈不
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
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
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

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
名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憲忠
憲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
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
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
意氣尤不少表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
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

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
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
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
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
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
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

邦識者皆以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
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
謂未幾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
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
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
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
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

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官升
沉進退亦何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
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
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
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
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

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慧皎高僧傳載鑿齒與道
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
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
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
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
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
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

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
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
漚魚常一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
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
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
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
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
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

爲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
梭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
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
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
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
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
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
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

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
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
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
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
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
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爲無益
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

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
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
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旣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
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
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卽
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董正治
官不得不正其方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

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

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卽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旣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兔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題

鷲嶺鬱蒼嶢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
滄海日門聽湘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
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業與賓王首唱義
則世衰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
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集固自爲賓王
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
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
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待晏從軍之類故
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
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
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
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
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
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
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

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嶮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

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敝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昏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

雖不臧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
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
士嫉之如讐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
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
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爲籍
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裨中籍委身
於司馬氏獨非裨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
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蓋

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
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
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
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
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
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
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

伶之徒雖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

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載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詭嘗舉制科不中

與王荆公遊甚欵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
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
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勤幽藝蕙帳一
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
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
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
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

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
何可均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溼密洒歌樓酒
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
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
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
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
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
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

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己任遇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壘石藥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勳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

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蒞南
 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修
 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
 卷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
 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余向聞石林舊語及題吳詩說詩更不減
 巨鼎飛墨工禁人所法擬議未睹其全帙
 可今春悅吳真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

一也齋餘幾半亟而之補遺正語如
 鷹數刻已見之蘇七公外紀中豈鳳洲先生
 亦貯之錦囊於湖南毛學後





